雕菰集

雕菰集卷十三

江都焦循著

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循頓首謹上述菴侍郎大人閣下昔韓退之皇甫持正署名於牛奇章旅寓而奇章緣是知名古人好士之風可感百世語循者每言閣下高誼過於昌黎丁未戊申間閣下弭節江西揚州之士自江西歸者必數稱援引奬誘之善不少衰循賤士也家世寒微僻居下里惟以先祖父之訓不敢為世俗學成童而後涉獵經書嘗究程朱漸探服鄭幸私淑於良友乃尋求於舊說然而賦

資庸劣朝誦夕忘好爲深思往往自窒或以循蹈無益之艱遂失科舉之近效誠爲知言特相守有年神與之習不能舍也前年閣下以按事至高郵何容道經江都晤汪員外對琴先生言於京師見焦某所爲文眷眷問循之學業對琴先生還即語循循不禁感泣潸零莫能自已當是時閣下以　君事在途非草茅請見之日且一隙可乘即思攀附俳諧躁競執政所醜況乎鵰鶚在雲非鷦鷯之所從楓江餘句藐小孟嘗分應自匿故至今高誼惟寤寐懷之不敢晉謁前月在安定書院中見方君仕煌言閣下告假歸里遍求當世名士又計及愁

循循與仕煌相交素深或仕煌阿於所好於閣下前謬爲稱道耳今　天子以文治致太平表三代之遺文革元明之陋習大江南北數千里中所方駕康成比肩叔重者不下數十餘人循第如小兒之學孩笑村女之粧內家何足一顧然而閣下之情不能忘矣夫六合之賦陳竊者以爲愚蒙春秋之名稱遂者以爲亂蕘菲[illegible][illegible]衡鑒妄希斥辱之羞咎由自取乃喬木下樛而蔦蘿附麗於韋河海廣納而行潦涸於塗形已憔悴復遠芳澤師資坐失悔誤何如是故三都之成必就正於皇甫蜀道之詠亦求益於季眞庸下之材雖遠遜左李而陶鎔造就

閣下非今之龍門乎謹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蘄冰

呈覽琴書之下幸賞斧政不勝悚慄戰懼之至

上王述菴侍郎書二

循頓首上大人閣下歲癸丑曾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

函交方文學仕煌呈覽前年晤崇明黃蒼雅太學去年

秋晤汪對琴比部皆云大人言次屢問及循切思循以

鄉俗鄙儒絕無知識數承關注銘感無盡夫𧈧蟥蠨蛸

不度阿楝之高往往以枓杗下垂遂緣而思附循以恃

愛之故不禁妄有所求明知其妄而不能自已者誠心

服大人者甚深蓄之蓋已久也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

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爲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循淺陋竊無以承先人之訓然而先人教子弟之法似有可述者方今　盛朝曠典命郡縣舉孝廉方正以六品官用謹以先人之言行證諸宗族鄉里似於此有無愧者慟已没世不能邀

朝廷之恩乃據　朝廷所重以求大人先生一言以銘墓石則或非粉飾虛誣以妄煩君子之筆也大人之門胡君量張君焱與循皆交好嘗稱大人謙以接下於闡微顯幽之事尤無所拒每有求者必親自撰著不假手於人竊謂墓石之志必求德行事功卓然於世之人

又必工於文辭足以行遠所慮者或以其人卑賤介門人子弟輩操觚爲之而不收於集則亦終於湮沒耳大人德行事功文章三者並立而不朽又復謙厚和平好揚人善循不覺狂喜雀躍假一隙之可以攀援頓忘勢分之隔敢以所生墓志爲請伏乞念先人苦節一生賞以著作循惟犬馬不忘以報盛德本擬正月到浙叩頭哀乞適以他故尚遲時日中心汲汲不禁禱昧先此上稟謹錄先人事略一卷恭呈台閱不勝恐懼之至嘉慶丁巳正月初十日謹上

乞程易疇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

循頓首之江別後旦暮神馳邇聞先生杖履淸佳精神倍舊奇脈之診良不虛也循因母病不敢出門者三年矣今冬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哀慟之餘莫知所出惟思人子所以事親親有善行可傳而不能述大罪也欲述其親之善行而徒求之高爵顯官以炫燿庸庸者之耳目不乞諸當世之鴻儒碩學亦惑也竊念今世齒德兼備如先生學問精妙如先生著書滿家如先生而不孝循又獲與同時又嘗爲先生不棄實親言笑有父母之行而不求先生鉅筆爲文以附大集以傳不孝之罪與惑又勝論哉謹將先父先嫡母先母事略呈覽乞賜一

銘墓之文以光泉壤幸憐而許之感且不朽能賜親筆一書雖或行草用裝潢以傳之子孫則更感悳不淺矣

不孝焦循蒲伏稽首

上座師英尚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去年奉稟厚蒙俯覽今春賜答手書展誦之下曷勝感激循自壬戌歸家即留心於易越十二年至乙亥成易學四十卷循以聖學深微未容遽測稿雖數易未敢語人前年宮保阮公索循稿本並勉促撰完今年擬以此稿呈請教誨五月間親自手寫至十月左臂筋痛牽掣右腕不能速書內中圖略一本章

句第七卷以下係僱他人寫完正在覓便寄入京師適
同門汪煜有信寄來湖中道老夫子有信問循所著之
書且命寄一二種看看循病伏鄉里動息無狀辱承關
注至此因記宋仁宗時天下太平韓富范歐諸賢同輔
於朝時平陽孫復舉進士不中受范公教因學春秋著
尊王發微十二卷傳於齊魯間南城李覯應制科未第
歸而學禮著禮論七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請正
於范公富公說者謂君明臣忠之世草野儒生得以修
明經學循之才不及孫李兩君而幸所生之世 文治
光昌明亘古超遠過於慶歷皇祐之時疾病餘生既不

能効力於簿書奔走苟得於經學中稍有所就以彰
聖朝之化及於鄉僻者如此是則循之志爾謹以所作
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共爲雕菰
樓易學四十卷叩頭再拜呈於座下伏乞誨正指其疵
謬求賞大序一篇冠之卷首不勝悚惕依戀之至嘉慶
丙子十二月初一日

奉橄上制府書

淮揚病水者三年矣大人奉　命總督兩江卽檄部內
人士以治水便宜策上兩郡之人紛紛以策上者蓋數
百十人矣顧高堰之水下洩於高寶諸湖其東以漕隄

東之設諸牐牐啟則水又洩於下河以東北入於海上河人與下河人利害異下河以北與下河以南之利害又異故淮人之策必異於揚人而寶應人之策必異於高郵人高郵人之策又必異於江都甘泉人同一寶應高郵江都甘泉人而居湖以西者其策必異於居運河以西之人同一高郵人而居北者必異於居南之人何也各地之利害旣異則各地人之策亦必異往往至於相反勢使然也循上河人也居湖以西者十世閱年四百有奇固深知水之利害然而所深知之利害不能出乎所居之地之外則宜於此未必宜於彼故今日治河

淮之水必使數千里之形勢括諸一心數千年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貫通之不以一人之策爲去取不以數百十人之策之不同爲惑不欣動於新奇不徒襲乎陳言胸有成竹而後用效有必驗而後行士人之策恐未可偏據也

與朱椒堂兵部書

循頓首白十年不晤僻處湖濱無緣通候昨壽昌歸述與先生連屋而居且道已補兵部實缺最著官齋夜語由是可見諸行事循頻年汲汲徒托空言邇年專力學易著有雕菰樓易學一書嘗手寫兩通一就正於阮宮

保一就正於英大家宰均蒙奬掖以爲可存幾思與吾仁兄商訂之以卷帙多未及亟爲姑言大略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卽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莫非例齊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圜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睽

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復敦艮敦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即迷顛即窒嘻即樂假借如借繻為需說文借蒺為疾韓詩外傳借豚為遯黃穎說借祀為巳虞翻推之鶴即隺然之隺祥即羣羊之羊祿即即鹿之鹿約即納約之約拔即寡髮之髮昧即歸妹之妹胇即德積之積沛即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為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明卦畫之行不明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足以知伏羲文

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循離羣索居獨學無耦漫以大畧請教先生以爲何如書之不盡聊以當一夕談耳嘉慶二十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寄朱休承學士書

循頓首休承仁兄大人京師一別十有五年循丁卯春病絕七日乃甦用是諸念悉屏專心學易跧伏湖濱遂與世疎然風雨之夕孤坐無與每思良友心竊惘然今四月間李冠三兄有字來村中道及仁兄信中詢及鄙人不勝感涕乃思奉一書未得其便遲遲至今也循邇

年別無善狀惟於易稍有所見卷帙繁多未能遽寄已稍述大略質之王君伯申大抵聖人之教質實平易不過欲天下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其義理論語孟子闡發無餘君子小人猶陰陽寒暑貴而在上自王公以至令長皆君子也賤而在下農工商賈皆小人也在君子宜孚於小人在小人宜進於君子故寒往暑來亦暑往寒來日往月來亦月往日來小往大來亦大往小來大來固吉小來亦非凶也泰卦下天上地尊卑倒置而謂之泰者以其能變通也故曰勿恤其孚卦本有恤勿恤者以其有孚也否上天下地而謂之否者以其

不能變通也故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卦原是君子以不能孚於小人一己獨正故不利也陰陽有尊卑而無善惡尊而光卑而順皆善也上慢下暴皆不善也惟寒變爲暑暑變爲寒乃爲時行乃爲天道乃爲大和是之爲泰若當寒而燠當暑而凉恒寒恒燠卽反時爲災斯謂之否解者以陽外陰內爲否陽內陰外爲泰是以秋冬爲否春夏爲泰矣明曰變通配四時是寒暑皆時也其往來皆通也通卽泰也寒極承以春夏固是泰暑極承以秋冬亦是泰否極而泰由君子能通之泰極而否由君子不能通之以否極而泰比諸寒極而暑泰

極而否比諸暑極而寒則僾失其倫矣自泰否之義不明而大小往來之義遂晦於是各持一君子道長之見而攻擊傾軋卽使得正而已不利於君不利於民所謂不利君子貞也是眞否也易道但教人旁通彼此相與以情己所不欲則勿施於人己欲立達則立人達人此以情求彼亦以情與自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大舜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斯乃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爲絜矩此實伏羲以來聖聖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貞曰貞凶爲但知是己不能舍人者戒也循所見易之大旨如此略述之以質之仁兄循

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羲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爲孔子之義理也

上郡守伊公書

循頓首公祖墨卿先生執事承委分辦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五册約二千餘篇惟所須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鑿空誣僞之病也然鄙意揆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臺灣舊

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
書盧牟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
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
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醯醬合
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綌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
雜糅煩堪哂矣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
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
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
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
顧棨櫝之文不删諂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朱汝譏唐

士之疏經設加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衍生之餘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槩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贅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删聊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既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

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摽劍熒澤敗績更記藏脟合則簇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廣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獵似襲於苑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臚列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獺祭之謀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雖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旣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推埰則緐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

八也纂錄之書最忌罣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既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士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與讀書語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豳南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亦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槩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尚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

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
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
書宜先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
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
目驗而知實其實於此矣是必核而記之書其實跡不
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
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
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
乙稽之冊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咨
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

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稗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含實事求是之路邈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序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讚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諜記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爲博覽羣書矣然惟尙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

知且既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薛
信陵君則必徵之大梁之墟於禹疏九河則必徵之於
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專略
所共傳別書新說穰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
則今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
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
蘇建荊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
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
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壺遂定律術觀韓長孺
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覩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

鄭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其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執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剿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不揣檮昧妄獻芻蕘伏乞俯而察之並擬目錄於左

南巡紀天子之事必當尊之爲紀

恩澤紀

總圖

四境保甲圖

水道圖分上下河

江洲圖 界限里數畫清

廨宇圖

氏族表

選舉表 無功業文章而但有科第者雖宰相狀元僅列一名於此表中不必別爲立傳

職官表

地理略 宜分保甲而統之以巡司又統之以縣如史書中地理志體例而寺廟橋梁村鎮皆按里按方詳而書之

河渠略

鹽筴略

漕運略

政略 職官之姓名既歷既編爲表其有美政可書者入此略中

軍事略 歷代大事無過於軍統纂於此則事志不必設

金石略

藝文略 用新唐書之例凡人之不必立傳者但書其爵里於書名之下則列傳中省無限閒文

戶口略

田賦略

列傳 不必多立子目

沿革考

古蹟考

覆姚秋農先生書

六月十二日奉到手書備悉一切所示揚州府志條例畫一之處謹承教誨所商諸條先生不以循爲鄙謬下采芻蕘蓋先生心有折衷而謙讓不肯自發知循素性野質欲代一暢發之也請據所知條述以備采摘來札云舊志譌謬應刪者於各卷低一格載案語仍存其名以備覆檢此條極是然細審之其辨有三如隱逸之應曜孝子之董永方技之趙達武功之陳壽名臣之徐宣此直於正傳中刪之顯辨其誤可也所辨一也若如忠義之王信舊志稱其忠元史明史言其叛人禽之判繫

於一言若竟刪之而指以爲叛則失傳信傳疑之義是惟仍存舊志原文而注補異文於下所謂互異則雙行列識者於此類爲宜也節婦孝子中頗有此類似當以忠厚之心行明察之義所辨二也修志時耳目所屬不無濫竽才識所囿遂多徼幸遲之數十年但存三五行之空言存而列之徒覺無聊文獻無徵但形其穢續修者遂毅然刪去以康熙志較萬歷志已十刪其二三以雍正志較康熙志又十刪其三四職此故也循原其所刪者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如孝子孔麐試割肉三十二處又抉一目可稱奇孝不在蕭日曠之下

舊志刪去令人扼腕因而推之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竽徼幸大抵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刪之則不敢存之則煩冗循焚香拜誓反復以求其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誠仁人之用心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泛語一二行卽可存姓名三五輩守畫一之例而勢將槩從甄創或任煩叢循不敢也並叩頭再拜求諸君子留意於此也所辨三也來札云各傳內詔令奏疏之類皆不錄以省煩冗擇其要者入藝文志古藝文但紀書目是說循有請焉志書以詩文爲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魅木客皆

可以七言惡詩冗贅緣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貫也
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如溝洫志載
賈讓三策禮樂志載房中諸歌也其有關古蹟者必如
文文山之賈家莊鮎魚壩諸作蹟見於詩詩即是證若
偶然遊眺衍吟無關情事雖杜少陵蘇東坡亦宜在禁
例所以防煩冗也奏疏之文一生精血莫要於此如劉
瑜之忠全見諸所上之書若分而爲藝文不異竭其精
髓但存皮殼而其文孤懸於別卷亦全失精彩是斷不
可者也欲省煩冗轉增紛擾譬之魂魄合聚則爲生機
分置皆成死物前年與阮大中丞言論及此中丞以爲

然所以別有文粹一書以收詩文志中不設此類中丞
答先生札中稱唐宋之文篇篇俱載者指文粹而言也
劉瑜等正史之所有本無藉於志書之傳刪去其奏議
不過義筆者之無識尙不足爲重輕若有賴志以傳者
則所關非小如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
而投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刪
去而孝子之烈遂泯然矣循竭力求之僅得半篇爲之
憤鬱者三日不得不深咎於前此修志者之不載也且
必未能免俗取詩文爲藝文亦惟取其有切於揚州者
而登之如劉瑜奏疏所論宦官宮妾於揚州七邑漠不

相涉入瑜傳則瑜之生氣勃然入藝文殊爲無謂矣史漢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備載其文所以然者其人以文學傳非空言市語所能表著必取其生平所撰著標其一二以見梗概古史臣用意之深也若於相如班固傳中刪去諸文雖極口贊其工文善賦皆成市語而其人之精神不出循謂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澂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而廣陵兼之則曹憲李善之傳必從文選中討論之徐鍇徐鉉之傳必從說文中討論之如上文選注表說文序均當載入宋史徐鉉傳本載說文序近時文學之

盛在前加陳厚耀喬萊汪楫顧圖河王式丹張符驤王懋竑吳世杰夏之蓉等在後則如李惇汪中劉台拱賈稻孫顧九苞任大椿鍾懷等皆宜從其所著書及文集中採而詳之循生諸君子後思有以光顯之不憚越俎而謀死者之所望未死者之責也幸毋將血脉所關輕爲分奪是皆不錄之說循所泥首再拜爲吾郡諸英靈請也來札云史集中以最詳要者列爲正文其他事蹟互異或須補採或須考證雙行列各條之下如三國志補注之例分注之說是也正文注文之列亦未容溷三國志注因事存錄陳壽不載故注以補之撰三國志者

一人注補者又一人雖有詳要宜登正文者不得與陳壽之原文相連屬勢也今之府志一人爲之而一人注之與裴氏注三國志之例原有不同惟羅願新安志程靈洗傳用陳書而以南史之異文注於下蕭瑱傳用唐書而以宰相表之異文注於下蓋其文既異勢不得兩存於正文不得已而用分注之體或有所考辨亦然若本無異同則參取連屬無容分注惟其不明注所出故不見針線之迹耳竊謂正文與注文體有一定如夫人之不可作婢胥隸之不可爲官孰主孰客不容以一例執之循嘗因所定之例而求之其變有七果其人之事

實見於史集者止有一文如隱逸之韓績孝子之沈正直錄其文爲正文注明出處本無異文亦無考證無容注補此常例也例之一也若事實見於數處其一詳要可取他皆不足以入正文如釋老之王遠知唐書才伎傳首尾雅正直取爲正文其龍城錄雲笈經荒渺之語近如小說止以入注不必連屬也例之二也若有數文而互爲詳要亦無異同如臧洪傳一見三國志一見後漢書又見後漢紀皆宜錄爲正文譬如三院彙題六卿共議惟各取其善者而參之此勢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三也若其人之事實史集並無正文必博取而攟拾

之如術藝之術朴散見於夢溪筆談者已非一處而其推步治歷之要又零星見於王海元史等書其事實皆宜作正文不當注補則集腋成裘釀花爲蜜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四也樂鳳附見胡大海傳王鼎附見花雲傳陳堯輔附見崔儒秀傳以爲正文則首尾不具則必參之各書以成傳體加字里官秩傳之正文也欒鳳字秉德見萬姓統譜考得此字方知鳳池吟稿之架閣欒秉德卽鳳而鳳之爲架閣直中書省督運宣徽乃皆證之於汪右丞之詩詩不可登正文故旣刺取遷厲之且注之例之不得不變者也例之五也其人並無正

文而拾各書以爲正文其中亦分主客如釋老之徐神翁其見於鐵圍山叢談濤波雜志輟耕錄家世舊聞春渚紀聞各記一事聚之則成一傳原無分於主客宜並采而連屬之以爲正文其鐵圍山叢談所紀與家世舊聞事同而異則分注之此卽互異者注之之例也金鼇之詩見輟耕錄而雲麓漫抄所載但稱有人題詩不言爲神翁事附注於下卽有考證則雙行之例也有連屬於正文有雙行爲補注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六也許學士一代醫師宋史無傳舊志本獨醒雜志一條以爲正文審之不詳不要乃小說之言止可入注而正

文尚虛則於其所著本事方夠取連屬爲正文而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載書名而入正文者亦連屬之而舊志所采轉入於注此例之又一變也例之七也此七例皆從第一例變而通之如易之飛伏自一世至於五世又有遊魂歸魂之變如九數之少廣自一乘以至九乘又有正負益積之變似不畫一而實畫一易窮則變變則通若執一常例以馭一切必左支右詘而不可以通矣循自三月以來每於不可通者窮日夜苦思以求其通因得附書連屬二體以濟正例之窮庶免煩冗漏略兩病願先生俯察其愚倘所說有可取竊謂諸公可以參

用之凡一切拘迫窘遏之患可以消而排纂類書之詣庶幾免也先生知我故敢顯言幸恕無狀不宣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循讀新刻大作問字堂集精言卓識茅塞頓開尤善者復袁太史一書力斲謬說用彰聖學功不在孟子下反復久之拜服拜服惟著作者據之說似有未盡妄附鄙見上諸左右循謂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也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漢時各傳其經即名名其學如易之有施孟梁邱三家詩之有韋褚匡翼王食長孫大戴有

徐氏小戴有橋楊氏公羊穀梁有嚴氏顏氏及尹胡申章房氏均以學名無所謂若據也其列諸藝文志者首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謂之六藝卽儒林傳諸君所傳之學也次以諸子則名之曰某家者流又次曰詩賦家兵家其天文術譜五行蓍龜雜占謂之曰數術醫方房中神仙術謂之曰方技當時有專守一經者有兼他經者各爲章句以相授受其學諸子者有若楊王孫學黃老鼂錯學刑名于定國學法主父偃學縱橫趙充國學兵其詩賦家則謂之曰詞章枚乘司馬相如其人也有兼之者則曰通某經善屬文則曰通某經

百家之書則好古學長於術數未聞以通經學者爲考據善屬文者爲著作也賈鄭大儒繼作以百家諸子之書術數讖緯之學一切通之於經盡化以前專家章句之習破古今師法之爭爲經學大成亦仍謂之經學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不能得其精竊其皮毛敷爲藻麗則詞章詩賦之學也

其在史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由工於詞章不得爲醇儒者以習其粗不知其精也史又曰廣川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詞方技然則文詞與方技一類屛諸通經之外以其於經僅有皮毛也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故以經學爲詞章者董賈崔蔡之流其詞章有根柢無枝葉而相如作凡將終軍言爾雅劉珍著釋名即專以詞章顯者亦非不考究於訓故名物之際晉宋以來駢四儷六間有不本於經者於是蕭統所選專取詞采之悅目歷至於唐皆從而倣之習爲類書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爲之渦是又詞章之

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與言此也猶宋以下經學一出臆斷古學幾亡於是爲詞章者亦徒以空衍爲事並經之皮毛亦漸至於蕩然可閔也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此學視以空論爲文者有似此粗而彼精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以爲不知著作之抒寫性靈嗚乎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

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爲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若袁太史所稱擇其新奇隨時擇錄者此與經學絕不相蒙止可爲詩料策料在四部書中爲說部世俗考據之稱或爲此類而設不得竊附於經學亦不得誣經學爲此類以考據目之也著作之名見於班孟堅賓戲其辭云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推其以著作爲餘事倘以道與器配之正是取舍爲道著作爲器今袁太史以考據爲器

著作爲道已異於班氏之說且漢時所謂著作者專爲掌修國史之稱或曰著作東觀或曰典著作是也魏晉南北朝直名掌史之官爲著作郎乃無端設一考據之目又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文此不獨考據之稱有未明卽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說不足辨而考據之名不可不除果加補苴掇拾不能通聖人立言之指則袁氏之說轉不爲無稽矣乾隆乙卯三月二十日

與劉端臨教諭書

循頓首謹啟端臨先生足下先生之學久聞汪君容甫

言之己酉之春曾乞容甫札求謁左右後未果渡江至今殊歉歉也適因阮學使之約客遊於越適程君申之自丹徒來道先生知鄙人名且索拙作宮室圖譔以一部呈上幸進而教之也循謂經學之道亦因乎時漢初值秦廢書儒者各持其師之學守之既久必會而通故鄭氏注經多違舊說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爲業漢儒舊說束諸高閣　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

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
乃近來爲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
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
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
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
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
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俾共知儒者之學有深淺無同異
則不致以虛聲漫附亦不致視爲艱途以阻其功力也
循無狀願明示以正其誤不甚悚惕冀幸之至

江都焦循著

復江艮庭處士書

循謹復艮庭先生足下循所爲羣經宮室圖一書乃庚戌年授徒深港時所作旣而病嘔血醫者以爲中死法同學及門人輩以此付刻原稿於正書中偶雜古體當時未及改正至今頗悔之顏黃門陸博士所言皆通論也昨接台札指摘是書俚俗之字承教感謝之極甚太俗如尊所斥者當檢出改之爾又來札稱鄙作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循欣愧

無地叩頭叩頭又蒙於書中言位宁榮霤門㚑三條細加訂正不吝教誨夫人新著一書閲者翻一二葉卽置去非覆醬瓿卽飽蠹腹先生不以循爲淺陋屈意終覽示以可否誠令之古人不勝敬服循承教令更詳之因復取經文傳注及先生之言合諸予心三閲晝夜終難釋然不敢不復諸長者循易鄭君榮霤之說者所以明四霤非四阿引喪大記明諸侯有榮引斯干詩者明天子有榮蓋榮與霤天子諸侯皆有惟四阿天子有之諸侯則無鄙意篇中甚明著然此條易鄭義不敢向先生多辨也朝中爲廷宮中爲庭二字自別說文又云廇中

庭也案廇爾雅爲梁棟之名則此庭指屋內言饗禮射聘喪祭等禮皆言中庭皆指階下無屋處言則中庭爲中廷之通借如盤庚之廷作庭也凡朝中俱謂之廷則不獨燕朝有中廷即不獨燕朝之中廷左右謂之位邵氏爾雅正義云凡治朝外朝羣臣皆以廷之左右爲位若宁爲門屏之間與朝亦別當宁者負宸而立猶當扆爲負扆也君背宁立於門外臣向宁立於廷之左右非謂門屏之間爲治朝也人君宁立處爲宁方百步爲朝混之爲一似非古訓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則自屏至應門中隔一路門解門屏之間舍路門遠取應門遂以爾雅門屏之間一語專屬諸侯於天子乃不得不改爲應門路門之間爲宁江氏愼修之說迂矣論語過位包與孔兩家自

異不可强合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卿朝於治朝是治朝有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然則過位之位鄭氏正指治朝臣位言其鄭氏亦有誤乎君方下車而過孔子之色勃足躩可無疑也一臬二臬判自孔賈所以斷爲二臬者正以鄭氏王藻注與賈氏合也王藻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夾臬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無疑鄭又申

明雁行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介大夫士亦隨介擯步則嫌於相沿故一中棖臬之間一拂棖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間棖與臬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然此猶不足以定鄭氏兩臬之指惟下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語即發明不相沿之義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臬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棖臬

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若謂獨行不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致踰君之迹恐非鄭氏義也循易鄭氏處先生辨之不敢多辨惟以先生遵鄭之故轉至違鄭是則急急欲與先生共議者矣循學無師傳竊謂西京指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以負盛意立言無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右賈氏兩臬之圖

右孔氏一臬之圖

復蔣徵仲書

接來札知用力於論語之學甚勤僕向亦嘗用力於是經爲論語問答記三卷所說過位及立不中門二條已舉其大略入羣經宮室圖中去年夏間江艮庭先生書

來辨此三條之誤僕當以書復之秋末又有書來僕念草野著書各信所是非可用以相攻詰遂受之不復置辨然而私意則辨之久也請錄與足下參之按諸經之言位者如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子一位此別爲一義若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位亦屬泛言惟爾雅與宁並舉則訓曰中庭左右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實有其地可指論語言中門言闕言堂言階均以地言則此過位之位當亦必以實有之地言非泛說也君所立門屏之間自名宁不名位故

曲禮疏引鄭氏論語注亦以卿位爲言真至當不可易獨包氏以爲君之空位夫舍中庭左右之訓則位皆泛指何以專屬於君空位之稱尤非典要僕爲宮室圖時實未見鄭氏此注後檢得之深喜已說之有所合繼又見陳用之禮書亦如此說益幸鄙見之不孤也孔氏謂門有一臬賈氏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實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臬閒爲

中門主君與卿擯夾闑賓君與卿介夾闑主與賓竝自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棖闑之閒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沼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疏引熊氏說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闑之閒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闑之中央言棖闑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闑之中央無以見其卽爲棖與闑之閒熊氏之說蓋以鄭言棖闑之中央爲玉藻棖與闑之閒不知棖與闑之閒與棖闑之中央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然非以主賓之故因強鄭注以就之也旣細揆諸玉藻聘禮兩注又細衡言中央言閒之別且以經文求之櫬說文半門爲戸兩

戸爲門是兩棖之閒統謂之門門之司啟閉者謂之闔
又謂之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曰中門則中於門矣曰
中棖臬之閒則中於棖臬之閒矣曰闔門左扉立於其
中則居扉之中矣經文分明可見有時謂之門中猶不
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臬西閾外聘
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
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不
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
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臬之閒可
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閒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

中庭僕嘗因西堂下之名而定西堂之所在因東夾南之名而定東夾之所在是可因門與棖臬之名而辨中門之非棖臬間也玉藻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與士喪禮闔門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同明云闔門左扉可知扉屬於門而不可冒門明云闔扉立於其中則中屬於扉而不可以冒中門注云明堂門中此亦泛言未見其以門為扉以扉中為中門也江公引闔門左扉以證一臬故明辨若此僕於鄭注每不肯舍心之安以强為附和使曲禮注真如皇氏之說亦必舍此而不從今揆夫言中央與言闑言棖臬之中央與言棖與臬之閒終有不同

故不敢誣之耳皇氏亦止言棖臬之中央但言君在闑臬東賓在臬西則是以門止一臬也凡

察而正之江公處不復與辨恐徒滋口說也

答鄭補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張太史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敖繼公儀禮集說敖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趙宋時說經者以夾室夾於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為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既依鄭氏為圖以夾室置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注而用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敖義矣生千載後推求千載以上之制度名物苐就經文字句間審之未

必其卽合也我之所審著如此彼之所審者如彼互有
精粗而不必其相軋也循向爲羣經宮室圖始亦就前
人已成之圖求之以其與經文字句有不合遂改訂爲
今圖東夾南東夾北之名明見公食大夫禮如江愼修
戴東原之圖則不復有此兩地故別擬爲圖惟東堂向
東而夾室在其西乃有夾南夾北之地鄭氏以夾在東
堂之北堂在東夾之南鄭注特牲饋食固以夾北在房
矣而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則宜是在東堂北
近夾室之處乃當時大夫則立於階下其於夾也尙隔
一東堂何不云東堂南乃云東夾南則夾固不在堂之

北堂固不在夾之南且西堂下旣當西壁則西堂自面西壁爲是西堂如是東堂可知東堂旣面東壁則夾在其西於是南指堂下無所隔而得稱夾南北當東房得稱夾北依是爲圖庶於經文爲合而非敢謂古之夾室定如是也學者果能位置夾南夾北而無所隔則原不必定如鄙擬之圖也鄭氏亦疑於是而云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又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意以夾與堂爲一物在北爲夾之室近南爲夾之堂則堂亦可有夾名以是周旋夾南之名耳而於夾北之在房中則未有他議張太史依敖說以夾北當於北堂

下鄭氏無此文也北堂下之於東夾隔北堂又隔東房在夾南而混堂之名於夾尚不能安於必在夾北而混北堂東房之名於夾雖鄭氏亦不作此想惡得可以服人之心此地自有北堂下之名不應舍此北堂下之實而用此可疑之名也循向以名求所知不必相勝吾兒舉大史此圖問其是否謂循所以不與辨者或以其爲然乃循固不以爲然也請申言之公食大夫禮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則立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

醓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此云宰夫自東房兼宰而言也醓醬六豆六籩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宰卽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令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籩至是出門執鐙授公又復位於

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鉶授粱飯又必宰佐之蓋凡
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
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
不然宰僅有執鐙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必立北
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鐙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下於
設俎設簋皆不能目見何以恰好當其時而出執鐙也
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
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卽趨出取鐙於事爲便至其由東
房而出也或迂由北階然循謂夾通房有戶以達東堂
則由房而夾而堂而下階而出門也經文不言可意會

之栁又思之房中而指之曰夾北正謂夾有戸通房宇立於此便至於夾由東堂以達於外故不曰立於東房而曰立於夾北此無明文尤學者所不敢言耳

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輪書

循頓首所呈釋弧三卷蒙賜覽並給序文不勝愧謝之至循又有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輪所以用弧三角之理以有數條未能以舊說爲信請以就正有道梅徵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嘗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若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此謂爲太陽所攝恒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邪且五星之歲輪與

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爲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
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旣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圜
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
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
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
相距甚異梅徵君火星本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
要不能改其徑綫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
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綫隨本輪矢之高
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愼修言諸星
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

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卽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圈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循愚鈍多疑惑梅江之說有不能了然於心惟明教之幸甚

答李尙之書一

四月二十四日接得尊札一通測圓海鏡一部循於李仁卿學士之書學之五年粗知其用去冬臘月方得吾兄所校本讀精細足正舊校之誤第十四問下總括算法有益後學與欒城之書並垂千古夫又何疑兄謂相消爲近方程直除與借根用加減異眞精確不刊乃循嘗細推之天元一之相消與方程直除亦微有不同何也方程兩色各備和較故可以異加亦可以同加和較備則消息相通也天元一本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或有較而和不備其寄數又數之兩列不啻盈不足之有

出率有差數故止可異加必不可同加亦如盈不足之必用同減異加也及旣相消合而爲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冪則天元爲益從和在天元則冪爲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爲同名正與負爲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有益積秦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和在從乃有翻積和在隅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積和在從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積是爲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等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術中已有之一爲七

人賣馬一爲大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歙縣汪孝嬰能精思冥索往往得未曾有秋間省中當得相聚此復不備

答李尙之書二

去年四月一晤滿擬午節後入城可以盤桓數日不意老母一病臥牀二百日至於十月遂遭大故中間雖入城兩次皆是朝發暮返方寸既亂朋友之誼遂疏聚散分合信亦有命可慨可哭今歲晤袁壽階知吾兄爲元和吳縣兩明府所延館穀較上年轉善甚爲兄喜又可信人生得失全不關乎營謀鉤致之力於此益可長氣

節厲廉隅耳弟連年被水田園悉沒不得已授徒於城爲餬口計景況殊惡不堪道也孝嬰之館地去弟甚近春夏之交往來最密然以其居停禮貌少衰六月間毅然而去近則鐵制府召去疊海口赴海曲矣弟終日孤坐頗傷離索中夜不寐每思得吾兄與孝嬰爭辨一室而弟從旁評論之不可得也我輩無益於世　國計民生何事可信惟是此孜孜半生者庶幾成就俾心神血氣不致散軼而不合則可矣來札言餘暇可以著書此尤爲兄喜者也揚州圖經一事看來未易得成卽成亦未易得佳弟雖濫竽其中亦碌碌因人而已吾鄉楊都

尉竹廬先生傅雅君子也素精樂律邇來學九章弧矢之術於弧三角頗有所得久慕吾兄思一結納今之吳興過蘇索弟一札爲訪兄之媒兄不可交臂失之也

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五月初四日接尊札一通并所賜論語通釋跋尾一首謝謝所設問師道一條於爭讓之間務求至精至當竊謂禮讓理爭在師弟之間則又有說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父子無可離之道而師則進以禮退以義責善可也責善而不聽則去可也然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是責善之中又有道焉爲之徒者至托言齒痛而不讀書是其不憤不悱不能以三隅反中人以下之資而必啟之發之復之而語以上是執一也是不知義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教人亦因其人之所知所能而道之非必預期其效而以我之所知所能務强諸人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傳不習乎我傳諸人而人不習是我傳之未得其道是我執己之見以强之人而使人不能習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之道也總之教人者以人得

其益爲歸或法言或異與或至於不屑教誨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聖人誨人不倦所以爲仁非以口舌爭之答氣聞之自視師道之尊責善之盡而不計其人之可以有成也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師之罪也其人愚而師强之亦師之罪也孔子明日遂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此見諸侯則然於弟子不爾也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繇我之棄致其父兄責善而離師亦不怨矣哉

答鄭耀庭書

非舍弟道及足下高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

李之資自任可帮助百金尤爲感激涕零容當面謝但
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
中舟己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尚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
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
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强健矣明
日上船家母以鮮鱝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置船上
家母曰恐路上澹泊可烹食之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
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
家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肉脹
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

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挂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仕進也至外間擬今歲大總裁必是朱石君先生謂循去必獲進士可希鼎甲不可失此機會弟既讀書習舉子業豈不樂得進士鼎甲哉竊謂亦有命焉乾隆丙午弟丁外艱而是年朱石君先生主江南試一闈試題弟即作過位升堂考一篇已而魁墨出竟如弟所言時人頗爲弟惜然循惟悲感而已庚戌辛亥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兩試俱優等文恪數稱譽於學師學師遂補舉循爲優生時合郡之人無不以弟必得優貢或欣慶之或嫉忌之紛紛籍籍乃以他事文恪與奇大中

丞議不合並此而罷可見無非有命命不宜得即往試誠遇朱公主試亦必以他故間之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後耶天稍暖當入城面候並祈代致意柿里舍人不具嘉慶乙丑正月二十一日

答汪晉蕃書

循白僕今歲村居訓蒙以爲無舟車跋涉之苦然而去家太近則瑣屑之事頗聞於耳而累於心兼之有溼熱痔瘡諸小疾不時煩擾殊自悶悶兩月以來惟有兩事自課其一算法其一形家之書算法學習有年大約皆苦究其難者奧者近來於至淺至近處求之頗覺向之

至難至奥與至淺至近者原屬一貫如算法統宗有九狐七鵬之術梅總憲正其誤以爲不可通今細審之梅氏之說尙非通法法見赤水遺珍蓋狐一頭九尾鵬九頭一尾今有七十二頭八十八尾是必以九乘其頭以一乘其尾得數相減爲實以九與一相減除之得總數以九與一相加除之得分數其理淺近易明梅氏不用一乘其尾蓋以一數乘猶不乘故用省去其法原未誤但雖移諸七十三頭九十七尾爲可通算法統宗雖此亦不可通移其法於二頭八尾八頭二尾或五頭三尾三頭五尾遂不可算又如張邱建算經有雞翁之術云雞翁一直錢五雞母一直

錢三雞雛三直錢一凡百錢買雞百隻問翁母雛各幾何此即差分之三色法也用乘除交互取之自得而李淳風劉孝孫之流詭爲算法云置錢一百於地以九爲法除之得雞母之數不盡者返減下法爲雞翁之數餘爲雞雛數以此法教之本題固不爲錯若易一題如術數記遺注中所舉翁一直五母一直四雛四直一此術便不可用亦非通法也蓋古人算法往往就一二通以求簡便不知法愈簡便則愈隱秘而理愈不明今欲一一明其理達其用括九章之條且核雜題之本原而以一幾通之者爲加減乘除釋一書方立稿本約歲許乃可成

也形家之書疑龍撼龍倒杖諸篇似丹元子步天歌誦之甚可消暑青囊天玉則音節古奥亦唐人歌行樂府之變格說唐詩者鮮言及此黃帝宅經後人依託二十四門羅金以爲正針又加以中針縫針卽二十四氣析之爲七十二候淮南子天文時則一一訓詳之矣乾鑿度言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康成注云每一卦生三氣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二十四山分七十二穿山虎卽三微成一著之義蓋有一歲卽有四時有四時卽有十二月有十二月卽有二十四時之變有二十四氣卽有七十二候楊曾術士不知其原以十二支爲先天干維爲

後天非也其陽左行陰右行則與六律六呂合陰陽之聲同占夢觀天地之會亦以陽建左旋陰厭右旋此疏引鄭志言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故知庚辰又言四月陰建於未破於癸未破癸者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惟二十四山癸在丑前庚在申前故云申近庚丑近癸以申合庚是用縫針之支合中針之干而庚在申之左是以支左旋而合干也以丑合癸是用中針之支合縫針之干而癸在丑之右是以支右旋而合干也鄭氏所引本諸古堪輿家最爲可據三針之用一以貫之而雙山元空之名殊惑人意他如納甲納音均思

一二考正之使左道邪說不誅自退此俟與肯堂共商之因問及目來功課略以數條相復天時寒煥不一若兄身體康健否念念丁巳六月循白

寄段懋堂先生書

循頓首白循幼爲毛詩學苦陸璣疏多譌缺而陸佃羅願輩又不明古義嘗萃數年之力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一書而以陸氏疏掇拾者辨於末謹錄數條請正

黃鳥傳訓摶黍倉庚傳訓離黃爾雅皇黃鳥不與倉庚楚雀並釋鄭稱黃鳥宜食粟傳又云緜蠻小鳥貌倉庚既不食粟亦非小鳥方言合而爲一恐非爾雅義爾雅

說文並訓椅爲梓訓鱣爲鯉詩梓與椅並言鯉與鱣並言傳曰椅梓屬箋曰鱣大鯉竊謂其物分而類則同者可取以相訓爾雅訓蝘蜓爲守宮說文以桑釋柘其例亦然郭氏竟分鱣鯉爲二者非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兎絲孫炎云別三名按毛詩於唐云唐蒙菜名於小雅女蘿云女蘿兎絲松蘿也於彼明指唐爲菜菜則必非施于松上之女蘿觀毛傳分釋則爾雅唐蒙及下女蘿兎絲明屬二物中衍女蘿二字或一女蘿爲松蘿之譌似宜依毛傳正爾雅之誤也說文訓荅爲小尗豆爲食肉器古於尗無稱豆者荅豆音轉故誤荅爲豆劉徽九章

算術尙稱荅而不稱豆聲轉變凡从豆者皆俗字以
豆訓未恐是漢魏間之俗稱非古義故說文亦以豉爲
枝俗說文雖字重文隼云一曰鶉字按鶉卽鵻省國語
有隼集于陳廷韋注訓之爲鷙鳥廣雅鵻鶉鷙雕爲一物
山經景山多鷙黑色劉向以隼爲黑祥是隼卽鷙虞氏
易離爲隼鞆人鳥旟七斿以象鶉火注云鳥隼爲旟旟
象鶉火而用鳥隼則鶉火卽鶉火左傳卜偃引童謠鶉
之賁賁而下舉鶉火以證之賁賁與表記引詩同則詩
鶉之奔奔當亦是鶉惟有縣鶉兮毛傳特訓爲小鳥今本
無小字依七經孟子考文乃爲鷻鶉也說文虫云一名蝮虺以注鳴詩

爲虺爲蛇與蛇並稱宜是虫之借與胡爲虺易之虺不
同說文艻蕫華也今爾雅蕫華注者一爲蕫一名華按
下文以蘆訓葭此不應以華訓葭且葭之名華別無與
據以說文例之葭華二字乃艻字之釋說文一朿二縫
詩正義引作二夆董彥遠除正字啟作一朿按下文棪
云象芒刺之形則此一朿二夆四字謂字形而言也朿
部朿木芒也象形僅从一冂朿有二入朿之入即朿之
冂也以朿而从二冂故象芒刺之多夆啎也以其刺人
爲啎故云二夆二夆即二冂謂朿字爲一朿字而有兩
夆也或謂二夆爲兩岐似非是爾雅朓朒其紹朓毛傳

云瓜紹也瓞瓝也瓜無紹之訓此瓜紹也三字乃連上
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豳風蜎蜎者蠋傳云
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同條稻稻字說文所無爾雅
說文皆作柚說文引禹貢橘柚此柚乃列子湯問篇之
櫾說文亦別有櫾字按由舀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
說文引作搯抽之爲搯猶不異柚之爲稻蓋柚與稻爲
一字橘柚之柚當作櫾櫾之作柚轉是假借以橘柚證
柚條非毛傳義說文鳩訓鶻鵃裹訓羊裹鳩裹非羊裹
鶻鵃之專名與爾雅有未合矣當世聲音訓詁之學如
先生實集二千年之大成敢以所見奉質望教正之幸

經猶敘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節訓故之文反復以明象變辭氣與論語遂別後世注疏之學實起於此依經文而用己之意以體會其細微則精而兼實故文莫重於注經敘事則就事以運其事必合千載而下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禹貢儀禮左氏春秋傳是也吾嘗竊而推之意與事不可以言明莫若琴音與算法然言算者先以甲乙子丑等施諸圖然後指而論之言音者先講明句挑吟猱之例然後按而誌之闡二者之書布示以推其數撫弦以理其音不差豪末此文之至奇至巧至瑣細而佶聱者也使避瑣細佶聱之名則琴音

不可記筭數不可明周公之儀禮不必作孔子之說卦雜卦不必撰豈理也哉如謂此非文則惟如韓之記毛穎蘇之論范增留侯而始謂之文乎願足下窮文之所以然主於明意明事且主於意與事之所宜明不必昌黎梅菴不必不昌黎梅菴不必瑣細佶聱不必不瑣細佶聱也天寒遠客幸珍重之不宣

與趙寬夫論文書

嚴君厚民來以大作文集見示且令鄙人爲之可否披讀再三靜海烈女傳一篇已平錄藏半九書塾中其餘諸遊記諸跋諸祭文尊太夫人行述皆不朽之作惜乎

未能備錄也僕幼受先君子教年四十即習爲古文其間涉獵所及雖學經學六書學旂學詩賦而於屬文之法蓋未嘗一日離向來好與人辨論不自審顧率多直言坐是友朋日疏呵責時至數年來遂不敢漫向人語今讀大集不覺故態復萌妄爲增損未知獲罪高明否近來經學盛著古文講者極稀得足下爲之兩浙之間一倡百應則此道且由是而振惟是不守於己不誘於人氣以理充神隨事出務令本末兼融細大咸備地雖千里請遂共勉之何如

答羅養齋書

七月間一晤循即歸湖越一月往秀水旋游吳興九月到錢塘方接得汪晉兒五月間手札道足下選錄近人詩稿屬循抄數首郵寄以匆遽未得暇少閒當寫寄呈政也循往年家居每歲詩不過數首去年遊齊魯半年得詩五十首今遊吳越半年得六七十首蓋山川舊蹟與客懷相摩蕩心神血氣頗爲之動動則詩思自然溢出境與時不同則詩思亦異嘗取十數年詩稿統觀之前後筆墨不可彊合然則一人之詩少壯老已不能無異況一邑乎又況天下乎孔子錄十五國風二南之詩自異於邶鄘衛邶鄘衛自異於齊秦齊秦自異於曹檜

其下為漢魏為六朝為唐為宋為金為元而六朝中又為晉宋為齊梁為周隋唐分為初為盛為中晚宋分為西崑為西江為永嘉而其每代之人各成一派陳思之於魏文兄弟而殊科必簡之於少陵祖孫而異轍不能同亦不必同昭明選文始用己意以定去取竊謂選詩之法當就一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故論作詩之法不可因人選詩之法不可因己足下以為然否足下選詩之意有同然者否若夫定中正之

規一天下之風氣此　朝廷之事非士大夫所敢效矣

循頓首白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足下札來言得聞春谷說詩因謬贊及僕夫詩無難知也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詠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故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閒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

節若一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鴟鴞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感以情非同諭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

水匯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馬鹺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恐詩還其爲詩文還其爲文詞還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囷不致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稊稗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筦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娼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偏頗怪僻之心不可以爲詩有矜能鬬勝之心不可以爲

詩有雷同剿襲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致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爲之而不足者運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卽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處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己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縟其質也不

俚斯庶乎味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足下有意於詩乎爲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爲何如

答黃春谷論詩書

昨歐陽製美自城中寄足下書來知詩集已付刻又讀所自爲序文言簡而精而鮮外語一言尤可爲詩人之鵠非僅自言也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值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爲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露於辭而常溢於言外

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辭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謂之固作詩者徒以辭又何以爲詩哉亡友顧子超宗每與僕言論及此深慨夫作詩者多而詩日以亡欲講明溫柔敦厚之旨起而正之戊申超宗沒世十餘年來求其所爲詩歌僅得一五言絶句餘皆零落然於風雨之晨吟而永之覺古調猶在人間也庚戌辛亥以來始識吾子聞子論詩與超宗之言後先一轍竊幸超宗之志可以嗣此所以屬吾子編詩至數數耳雖然僕又思之意餘於辭辭遂於意

辭有不明意終爲晦故徒以辭者辭不必明也明其辭而詩益榮也辭遂於意者辭不可不明也明其辭其情益見也去秋僕在錢塘適劉孝廉嗣綰自都中來僕有詩曰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蓋以唐人李紳赴鎮會稽思遊天竺靈隱而不暇因慨然有十里松風之句僕自念與劉下第歸來方有此遊若使如李紳赴鎮勤於王事轉不得共聽此松風耳事非深僻意亦淺露而閱者乃以爲松風當改作松濤僕當時默然退而將此詩注明藏諸篋中因思韓非子之作說儲自爲經而自爲傳謝靈運作山居賦顏之推作觀我生賦

皆自爲之注具有以也夫山川都邑之地草木鳥獸之名古今得失之迹情之所托物卽隨之且夫倜事言懷不嫌瑣末辭指幽遠比興無端故擬襭之訓通而和平之義見哆侈之義釋斯悔怨之情通與其俟諸後人十不得五莫若自爲箋注貢厥端倪倘刻已將竣不妨別爲一卷續之於後亦古式也足下以爲何如癸亥十一月至日焦循白